

福特向美国会发表对外政策讲话

【美联社华盛顿四月十日电】福特总统今晚说，他将要求美国国会毫不延迟地拨款七亿二千二百万美元用于对南越的紧急军事援助，并先拨款两亿五千万美元用于对南越的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

他在向国会发表的“世情”咨文中说：“美国的国家利益和谋求世界局势稳定的事业要求我们继续向南越提供军事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

他还说，国会应当立即澄清它对在东南亚使用美国军队实行的限制，“以达到保证在必要时能撤退美国人借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这样一种有限的目的”。

他敦促国会在四月十九日以前对他的印度支那建议作出决定，“因为局势紧急”。

国会从一九七三年八月起禁止美国在这个地区进行的一切战斗活动，并且不肯向福特政府提供给南越的三亿美元的特别军事援助拨款和给柬埔寨的两亿二千二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拨款。

总统在提出他的印度支那计划时说：“让我们从头做起。我们可以作出的抉择是很少的，时间不多了。”

但是他说，援助柬埔寨也许为时过晚，那里的叛军目前正在进攻首都金边。

尽管福特表示同情柬埔寨政府，耐人寻味的是他没有再次要求向柬埔寨提供粮食和弹药。

福特的讲话反映了基辛格国务卿先前作出的一种悲观的估计。

但是他说：“我们将支持我们的朋友。”

“我们将履行我们的义务。”

“我们将维护我们的国家的原则。”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四月五日刊登德斯蒙德·韦特恩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英国的驱逐舰将在黑海航行》，摘要如下：

“肯特号”导弹驱逐舰（排水量六千二百吨）将于下周周末在黑海航行三天。这将是近三年来英国军舰首次航行那里。

“肯特号”在这次航行中不访问黑海的任何港口。这次航行的目的是保持英国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权利。

这艘舰只的出现将引起俄国海军和空军的注意，它在航行期间将受到密切的监视，这是肯定的。

莫斯科长期以来对西方的舰只进入它认为属于俄国“内湖”的地方感到愤慨。这样的航行过去往往引起外交上的抗议。

“肯特号”的此行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份以来英国舰只首次驶入黑海。一九七二年八月，排水量为两千九百吨的护卫舰“丹内号”曾在黑海地区呆了五天，访问了土耳其东北部的特拉布松。

陪同“肯特号”航行的将是海军操纵的皇家舰队辅助油船“黑色流浪者号”（排水量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二吨）。

鉴于英国政府上月份发表的防务报告中宣布它打算把驻扎地中海以支持北约组织南翼的英国军舰撤走，“肯特号”的此行是有点出人意料。

此举大概是要向英国的北约盟国和莫斯科显示，虽然皇家海军将不再常驻地中海了，但是英国仍然有能力把它的军舰派到所需要的地方去，并将继续保持它到象黑海这样的地方去访问的权利。

福特在谈到其他问题时说：

——为了谋求中东和平，美国“在原则上同意”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但是它也准备“探索其他讲坛”，在看来极富于希望的任何道路上前进。他说：“我们不会接受停滞局面或僵持局面，因为这会为和平和繁荣以及我们在这个地区以内和以外的关系带来危险。”

——国会应当解除美国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土耳其是一个极重要的盟国，同地中海东部即西欧的南翼的安全以及西方联盟的集体安全有密切的关系。

——他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参加一次西方盟国会议。

——国会应当重新考虑一九七四年的贸易法中的一个条款，这个条款不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得到贸易优惠待遇，同时惩罚参加赎罪的战争以后对美国实行的石油禁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另外八个成员国。

——应当制订向苏联提供非歧视性的关税和贸易信贷的法律，因为这对于增进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具有关键的意义。

——他希望在今年同苏联就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达成一项最后的协议，这项协议“将标志着战后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将是使人类免于核战争的威胁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美联社华盛顿四月十日电】福特总统今晚采取行动向美国在亚洲的友邦和盟国保证，美国将维护共同的安全，共同努力同潜在的敌人谈判，合力应付经济挑战。

总统在人们等待已久的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的对外政策讲话中宣布，美国认为，美国同日本的安全条约是“亚洲和太平洋广大地区的稳定局势的基石”。

他说，他已经约定同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会晤，还要同早先宣布过的今秋来这里访问的日本裕仁天皇会晤。

他还重申，尽管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哲学和社会制度有深刻的差异，“亚洲和世界的稳定要求我们同四分之一的人类有建设性的关系”。

他说，经过二十年的彼此隔绝和敌对，已经同中国建立了一个富于希望的基础。

他说：“我们坚决遵循上海公报规定的方针。”他还说，美国和中国在上海公报里共同规定的长期共同利益和目标将得到遵守。

他说：“我今年晚些时候要访问中国，以重申这些利益和加速改进我们的关系。”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十日电】福特总统准备于四月十日就美国对外关系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讲话全文如下（本刊作了删节）：

我们生活在一个考验的时候，一个变革的时候。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动荡、政局不稳和平受到威胁的世界，这个世界不许可放弃责任或发生国内分歧。

我们在越南和柬埔寨的朋友们遭遇了一场人类的大悲剧。

关于北越，我呼吁河内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尊重巴黎协议条款——我要求国会共同发出这个呼吁。美国将紧急要求巴黎会议签字国履行它们的义务，运用它们的影响来使战争停下来，并使一九七三年协议得到实施。已经向包括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巴黎会议的所有参加者发出了这样的外交照会。

南越和柬埔寨的形势已经达到了一个严重的

阶段，要求本政府立即积极地作出决定。

我们可以作出的抉择不多，时间也不多。

——一方面，美国

可以不再做任何事情，让南越政府拯救自己和它剩下的领土，如果它能够做得到的话。总而言之，我们闭上眼睛不管整个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的话。

——另一方面，我也可以要求国会授权以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坦克以及我们的飞机和我们的大炮来强制实行巴黎协议，并把战争引到敌人那里。

还有两种较为有限的抉择：

——第一、坚持我在一月份提出的一项要求，即要国会为对南越的军事援助拨款三亿美元，并谋求增加用于经济和人道主义目的的款项。

——或者把我所要求的紧急军事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增加到这样的规模：按照可以作出的最可靠的估计，也许可以使南越人能够制止严重的侵略，稳定军事局势，使北越人和南越人有机会通过谈判来取得政治解决，而且如果发生最糟糕的情况的话，至少能够把美国人和遭到危险的南越人有秩序地撤到安全地点。

在缓和紧张局势和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方面，美国苏联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未存过任何幻想。我们知道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遵循不同原则的一个国家，而且在地球上许多地方是我们的竞争者。通过采取坚定和灵活相结合的作法，美国近年来为在互利和互让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较为可靠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苏联在面对着美国的虚弱和优柔寡断的情况下表现忍让。只要我担任总统一天，美国决心保持它的力量、它的联盟和它的原则——这是建立一个更为和平的星球的先决条件。只要我担任总统一天，我们绝不允许缓和成为混水摸鱼的许可证。缓和必须是来有往的。

今天美苏关系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控制战略核武器问题的重要谈判。我们希望今年在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访问美国时使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成为最后的协定。这样一项协定将首次对战略武器竞赛加以限制。它将标志着战后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将是使人类向解除核战争威胁方面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改善同敌手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家的警惕性有任何放松。相反的，正是坚定地保持实力和警惕性才使得有可能朝着较为安全和较为和平的世界不断取得进展。

任何盟国都不应怀疑我们要保持一支不亚于任何国家的防务力量的决心。任何敌手都不要情不自禁地来考验我们的准备状态和决心。

法新社报道

布什给西哈努克写信建议建立联系

【法新社北京四月十一日电】据这里一些通常消息灵通的外国人士说，驻这里的美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最近给西哈努克亲王写了一封信，建议建立联系。

这些人士说，信是约十天前发出的，并说这并非是布什的个人行动，而是以华盛顿正式

代表的身份这样做的。

本社会记者向西哈努克亲王的随从人员询问了此事，起先他们否认这个消息，后来又撤消这种否认，以待进一步了解情况，现在还没有传来所了解的情况。

本社会记者反复向美国方面询问此事，每次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能发表意见。”

英政府宣布六月五日将就英是否留在共同市场举行公民投票

英下院大多数议员投票赞成继续留在共同市场

【美联社伦敦四月十日电】政府今天宣布，将要求英国人民在六月五日的全国公民投票中，决定他们是否想要留在欧洲共同市场。

这是在下院宣布的。一天以前，议员以大于二对一的比例投票支持威尔逊首相的建议：根据他所获得的新条件，英国应当留在欧洲共同体内。

这个表决使威尔逊的党大大分裂了，工党议员投反对票的人数大于投赞成票的人数。将近四十名大臣、副大臣（包括核心内阁中的七人）投票反对建议。

【法新社伦敦四月十日电】威尔逊首相昨夜在下院在英国是否留在欧洲共同市场问题上取得的一边倒的胜利，可能证明是在他的长期政治生涯中代价最大的失败，使他今天成为严重分裂的工党的一个不肯定的首脑。

威尔逊关于英国应当留在欧洲的建议以三百九十六票对一百七十票获得通过，投票赞成留在九国欧洲共同体的议员人数比一九七一年第一次通过参加欧洲共同体时投赞成票的议员还要多。但是，威尔逊昨夜不得不依靠反对党保守党与自由党来获得大部分赞成票。他的工党反对他，以一百四十五票对一百三十八票主张英国退出共同体。

对威尔逊来说，他自己政府内部的局面也并不好多少，在政府中，一百零八名大臣及次官中有三十三人反对他在政府的白皮书中所提出的那个建议，其中七张反对票来自内阁大臣。首相被迫把左派的工业国务大臣赫弗免职，因为他公然违抗威尔逊的命令而发言反对留在共同市场。

对于威尔逊来说，这种分裂很可能使他失

去在唐宁街十号的职务，因为他的党魁职务取决于工党议员。

在欧洲问题上的分裂长期来一直在发展中，威尔逊企图掩盖工党队伍中的这种分裂，他要求在六月就共同市场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而这在英国是从来没有用过的一种政治手法，其目的是在人民表决的压力之下掩饰党内的分歧。但是现在看来很明显，这种手法完全未能掩饰住裂痕。

更坏的情况大概还未到来。反欧洲的工党支持者将有机会在四月二十六日开幕的党的特别会议上为昨夜的失败报仇，这次会议将决定工党对共同市场问题的立场。今天看来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反共同市场的工会的支持，会议

将以极大的多数表决“反对”共同市场。

首相把赫弗免职或许维护了他对他的政权的权力，但是他的行动也使党的左派有了一名政治烈士。值得注意的是，左派分子与威尔逊的争吵不限于共同市场成员资格问题，对他的领导的反对意见可以很容易地在其它问题上冒出来。

【路透社伦敦四月九日电】英国议会今晚在一次表决中，以多出二百二十六票的这个大多数同意留在欧洲共同市场。

议会的这种坚实的可靠的带头很可能影响许多英国人，使他们在预料于六月五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作出最后决定时赞成继续留在欧洲共同市场。

卡拉汉谈英参加日内瓦中东和会问题

【法新社伦敦四月九日电】外交大臣卡拉汉今天对下院说，英国愿意参预旨在实现中东和平的任何行动，但是，只能同它的盟国一起行动。

英国是埃及总统萨达特最近所接触的四个国家之一。据报道，萨

达特邀请它们参加日内瓦和会。其它国家是法国以及代表不结盟国家的印度和南斯拉夫。

有人问到西欧采取主动的可能性时，卡拉汉说，他同一些盟国的讨论说明，除美国和苏联外的任何国家采取的主动都不大可能成功。

法新社据苏刊文章谈苏犯罪情况

【法新社莫斯科三月十四日电】苏联的一份司法杂志三月号载有揭露这个国家犯罪情况的文章，还谈到犯罪的经济和社会根源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

《苏维埃国家和法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说，商品缺乏、住房问题、比例仍然比较高的严重堕胎和娱乐场所不足是引起犯罪的一些原因。在苏联，这样坦率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

因为这里通常说苏联是一个已经不存在引起犯罪的经济和社会根源的国家。

此文作者说，这个国家的大多数醉汉都是从事繁重劳动的工人。所有犯罪中有一半是由于酗酒引起的。文章说，游手好闲也是犯罪的一个原因。

作者把苏联的刑事罪分为两大类，轻罪和重罪以及道德罪。

他说，轻罪和重罪

【法新社里斯本四月八日电】葡萄牙总理贡萨尔维斯今天重申，葡萄牙将尊重现有的所有国际条约，包括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系，将不干涉外国在葡萄牙的投资。

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在最近使葡萄牙银行和保险公司实行国有化的过程中，革命委员会竭力做到不触动任何外国投资。

贡萨尔维斯说，临时政府改变国际条约将是不适当的。他说，这件事将由人民以后按照新宪法去决定。

总理说，将在“两周或三周内”宣布国内关于就业、物价、赋税、生活费用和限制利润的短期经济措施。

他说，将实行土改，起初是对都市土地实行。

贡萨尔维斯说，葡萄牙将履行它对外国在葡萄牙本土和在亚速尔群岛的基地的义务，“但是我们将不允许利用这些基地反对阿拉伯人民”。

（观察家们认为这是指卡埃塔诺政府在一九七三年中东战争期间同意让美国空军使用亚速尔基地作为加油站。）

关于葡萄牙撤出它的非洲殖民地的的问题，总理说：“我们和解放组织都赞成非殖民化的过程。我们将做我们权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确保这个过程以和平方式进行。”

论及武装部队运动明天将宣布的关于葡萄牙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的计划，贡萨尔维斯说，向十二个合法政党建议的“谅解纲领”是“巩固进步成就的一个突进”。

他说：“我们不能在选举过程中丧失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各党必须注意这个纲领，该纲领保障革命过程。”

关于政治选择问题，总理说：“革命委员会确定了总的政治方向，政府将跟随这个方向。我们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但是首先必须有一个过渡阶段。我们必须以和平进展实现社会主义——我们的最终目标。”

经济亏损的百分之一，而造成经济亏损的其余原因则是由于组织不当，或者工作差劲。

苏联内务部长尼·谢洛科夫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也表示过类似的想法。他在文章中建议扩大处理经济罪的法律范围，以便把这一类问题包括进去。

他又说，在每五件犯罪案件中只有一件受法庭的审讯，特别是在侵犯集体财产的刑事案件中，了解情况的人们通常不把罪犯交给警察。

在这个国家越来越少了。他又说，这一类犯罪占苏联全部刑事罪的百分之四十五。

但是，他指出，犯道德罪的案件却越来越多了，在由于袭击人身而伤亡的案件中，占百分之七十。

这位作者对青年人犯刑事罪表示担心，在每五例重罪中，就有一例是青年人犯的。

至于说经济罪，这位作者说，这仅占整个

《在苏联的非俄罗斯共和国的动乱日益增加》

奥地利报纸道

了超话如的党出果这奥地利报的知看一他些报的新识来是们讲闻分子不不加谢尔机的克会及时掩的编圈的人地些比的小民族采取威的辑子主义理命来部一智运补直达到度的他一

也有看到文章在义一切中现的克比科克评发要者《动苏登《每周新闻》奥地利也有看到文章在义一切中现的克比科克评发要者《动苏登《每周新闻》奥地利也有看到文章在义一切中现的克比科克评发要者《动苏登《每周新闻》奥地利

也有看到文章在义一切中现的克比科克评发要者《动苏登《每周新闻》奥地利也有看到文章在义一切中现的克比科克评发要者《动苏登《每周新闻》奥地利

也有看到文章在义一切中现的克比科克评发要者《动苏登《每周新闻》奥地利也有看到文章在义一切中现的克比科克评发要者《动苏登《每周新闻》奥地利

也有看到文章在义一切中现的克比科克评发要者《动苏登《每周新闻》奥地利也有看到文章在义一切中现的克比科克评发要者《动苏登《每周新闻》奥地利

也有看到文章在义一切中现的克比科克评发要者《动苏登《每周新闻》奥地利也有看到文章在义一切中现的克比科克评发要者《动苏登《每周新闻》奥地利

苏联宣布本月将在公海进行海军演习

【塔斯社莫斯科四月十日电】题：在苏联国防部里

根据武装力量战斗训练计划，将于四月份在某些海域进行海军演习。

此间今天官方宣布，演习时将研练海军舰艇和飞机的日常任

务。

【路透社莫斯科四月十日电】苏联今天宣布，它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在公海举行海空军演习，这是苏联对西方要求事先提供更多的关于军事行动的情报而施加的压力所作的一个明显的姿态。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四月八日电】美国《航空周和空间技术》今天报道，苏联正在发展两种先进的反弹道导弹截击导弹。

这家杂志还说，苏联“正在努力提高其他技术，以便在最近的将来能处于同美国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平等的地位”。

这家杂志列举了苏联反弹道导弹发展的情况：

——过去一年就新的远程截击导弹进行了多次试验，这种导弹仍然在研究和发展阶段，用途是截击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在“大气层以外用核弹头进攻它们”。

——准备在中苏边境附近试验一种新发展的截击导弹，这种截击导弹类似美国马丁·马里塔公司生产的超音速短跑式导弹，据信，准备用来在大气层内截击洲际弹道导弹。

——几乎每天都在试验用于空防的雷达装置。

——继续发展和试验能够随同机动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工作的新型雷达。

——发展一种改进了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以便在莫斯科周围用来改善已经部署在苏联首都周围的装备。

英报就西贡危机
评东南亚局势

《东南亚的新地图》

认为多米诺骨牌论并不一定在该地区应用得上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四月七日刊登一篇题为《东南亚的新地图》的文章，摘要如下：

阮文绍总统的南越的崩溃来得比大多数人预料的要快，但是就是到了现在，对这一幕到底将如何收场也还有可疑的余地。仍然有这样的可能性（固然是很微弱的可能性）：西贡和湄公河三角洲的一部份能守得住，虽然谁也不说不准能守多久。

再说，就算假定政权会移交，目前也说不准将怎样移交。西贡可能发生一场政变，从而成立一个愿意进行谈判，会被越共承认为谈判对手政府。

至少就短期来说，越共通过临时革命政府表示出来的政治目标还不清楚。临时革命政府近来一直在说，要把一切受人民支持的力量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然而却并没有怎么公开表示要把南方迅速地归并入大越南之中。

临时革命政府的这种态度是否只是一种策略，这并不是说似乎就完全看不到南越的失败。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政府都已认为这件事说到底还是免不了的，而且也已经开始在重新研究自己的安危了。这就意味着要承认河内势必成为在印度支那属支配地位的力量，但是同样真实的是，这个力量暂时大体上还只能限于印度支那的范围以内。

【合众国际社芝加哥四月十日电】《芝加哥论坛报》今天报道，南越反对阮文绍的地下联合政府曾通过法国驻西贡大使馆同河内接触，并建议立即停火。

这个由南越将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集团向河内提出的其它条件包括：允许共产党人在将来南越的政治上发挥同样的作用，允许难民重返他们在北部和中部高原的家园。

《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耶茨报道，这个“隐蔽的政府”的一名缔造者陈友清神父说，“我们现在在等待河内的答复”。

这个集团能否掌权取决于阮文绍被赶下台或辞职，河内说，阮文绍是实现谈判解决的障碍。陈友清说，他的集团“现在”就能夺取政权，“我们有军事力量这样做，但是我们不希望搞军事政变。我们争取搞不流血的合法的接管政权”。

陈友清说，他的影子政府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前总理阮高其担任军队总司令，现任副总统陈文香为总统——虽然权力有限——和一个以陈友清为主席的政府咨询委员会。

通过法国大使馆搞的接触是星期三进行的，办法是向一位“高级官员”提出书面建议，并提出该集团的政治原则大纲。陈友清说，这个原则包括：“我们尊重共产党的立场，并将在政治上同他们进行竞赛。如果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那么，我们将承认这种胜利，但是我们不会让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击败我们。”

“我们打算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只是经济上而不是军事上。我们要让美国人放心。”

略，这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但是它可以表明两点背景。第一点是，不论河内和临时革命政府的真实意图如何，南越现在已主要地成了它们的问题了，它们要花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来处理这个问题。

与第一点有关的第二点是：对其他多数东南亚国家来说，还有时间来对形势作出自己的判断，并且相应地制订自己的政策。这两点使人大有理由认为，那种说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垮台马上就会引起另一个东南亚国家垮台的笼而统之的多米诺骨牌论，并不一定能应用得上。

这并不是说似乎就完全看不到南越的失败。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政府都已认为这件事说到底还是免不了的，而且也已经开始在重新研究自己的安危了。这就意味着要承认河内势必成为在印度支那属支配地位的力量，但是同样真实的是，这个力量暂时大体上还只能限于印度支那的范围以内。

它们的对策（即使是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反共政府来说也一样），是把河内拉进一个完全由东南亚国家组成的不容大国介入而大体上保持中立的体系。它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安定和发展经济。这种努力现在大概已在加紧。

当然，无论是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都并不处在前线，而柬埔寨甚至泰国的处境却无疑大不相同。可是东南亚各国各方面的差别极大，因而不可能形成铁板一块的力量。

缅甸很久以前就转向自顾自己，老挝则在

金边傀儡集团对福特讲话中

未提给金边集团援助感到沮丧

【合众国际社金边四月十一日电】柬埔寨今天对福特总统的对外政策讲话感到沮丧，福特在讲话中没有要求国会给金边政府提供任何新的援助。

新闻部发表的一项正式声明说：“我们对福特总统关于援助我国所说的话深感失望。”

“我们已注意到福特总统正在推卸他大力要求援助我国人民的责任。”“我们决心奉行我们寻求通过谈判取得和

平的政策。”

这项声明是内阁开了一整天的会议后发表的。提供消息的人说，政府人员对福特甚至连提都不提给柬埔寨援助一事表示生气和激愤。

朗诺离印尼去夏威夷

【美联社巴厘岛伍拉赖四月十日电】柬埔寨总统朗诺在这个游览岛上休息了十天之后，今天动身去夏威夷治疗，治疗后将在美国实际上过流亡生活。

平的政策。”

这项声明是内阁开了一整天的会议后发表的。提供消息的人说，政府人员对福特甚至连提都不提给柬埔寨援助一事表示生气和激愤。

朗诺离印尼去夏威夷

【美联社巴厘岛伍拉赖四月十日电】柬埔寨总统朗诺在这个游览岛上休息了十天之后，今天动身去夏威夷治疗，治疗后将在美国实际上过流亡生活。

国《纽约时报》文章

《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胜利被认为是苏的挫折》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四月六日刊登胡安·德奥尼斯五日报自巴格达的一篇文章，题为《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胜利被认为是苏联的挫折》，摘要如下：

这里的外交官认为，由于伊拉克同伊朗关系的改善而造成的库尔德叛乱的结果是苏联的一次挫折，并且是苏联的一个潜在的重大成就。伊拉克的社会主义政权同伊朗达成一项协议，是一种大胆的表现。这个协议缓和了这个地区的政治紧张局势。

这里的阿拉伯和西方外交官说，苏联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协议规模

感到意外。

同伊拉克领导有着密切接触的外交官说，伊朗突然中断对巴尔扎尼及其库尔德追随者的援助是由于德黑兰认识到，山区的冲突快发展成伊朗和伊拉克的一场大战。

这样一场冲突不仅会引起使双方油田遭到损失的危险，而且也会使伊朗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恶化。

在伊拉克对库尔德叛乱的看法中，它怀疑，美国和以色列在鼓励伊朗支持库尔德，以此作为一种使伊拉克军队陷入国内冲突，从而削弱阿拉伯全面军事力量的办法。

由于伊朗国王决定

【合众国际社西贡四月十一日电】一位政府发言人今天说，福特总统关于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新建议使南越政府“感到鼓舞”。

发言人阮国强在一项书面谈话中说：“美国政府重申它支持南越反共斗争的诺言，使南越人民和军队感到极大鼓舞。”

阮国强说，“这些诺言再次表明在五任（美国）总统领导期间美国对外政策都持续不变。”

“这些诺言将有助于越南人民和军队争取生存的斗争和按照自己对和平与自由的愿望建设生活。”

【路透社西贡四月十一日电】今天这里认为，福特总统再次吁请美国国会向南越提供紧急援助，是一个鼓舞政府军士气的行动。

美国总统请求国会提供七亿二千二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另外二亿五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的呼吁，受到西贡方面的欢迎，虽然华盛顿对于国会批准的可能性所表示的怀疑在这里也得到共鸣。

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他认为福特的讲话“对越南（南越）人民和军队制止共产党在我国侵略的斗争是一个巨大鼓舞”。

与此同时，政府军方人士说，春禄守军已得到精锐的空降突击队和别动队的支援，现在正在设法扫清该城周围地区。

政界和军界的人士都在设法对福特这一请求的结果持乐观态度，一位军官说：“我们需要迅速的军事援助。”

这些人士说，如果这种援助不来，他们就无法选择打下去这条路了。

他们说，武装力量中的士气已稍有提高，而福特的讲话不管其结果如何，会有助于这种趋势。

但是一位人士说，如果美国国会的决定是否定的，“那么民心士气就将崩溃”。

【合众国际社西贡四月十一日电】南越今天听到福特总统提出继续给予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新建议后，一面感到松了口气，一面又内心担忧：这将阻止不了北越军队在战场上取胜。

国民议会中阮文绍的反对派的领导人陈文宣律师说：“美国提供援助是合乎逻辑的，但是我们还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那就是寻求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而不是军事援助。”

入达几十亿美元，所以伊拉克计划者现在需要苏联国营企业无法提供的技术和可靠的运送工具。一位欧洲的武官说，伊拉克空军军官一直在询问购买西方飞机，可能提出接近五亿美元的定单。他说，“只有美国人能提供这种飞机。”

叙利亚复兴党指责伊拉克同伊朗签订协议

【合众国际社大马士革四月九日电】叙利亚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今天谴责伊拉克总统贝克尔政权是“法西斯”政权，它说，这个政权背叛了“阿拉伯民族的事业”。

该党在它的第六次地区性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之一决定谴责伊拉克法西斯政权与伊朗勾结于上月签订的伊拉克—伊朗协议。

【法新社贝鲁特四月十日电】《狩猎者》周刊今天报道，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写信给贝克尔，建议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同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举行联席会议。

阿萨德建议解散地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社会党指挥部，并要求召开联合代表大会选举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指挥部。伊拉克拒绝了这样一项建议。

西贡政权发言人说

福特关于提供援助的建议使西贡「感到鼓舞」

西贡成立一个反对阮文绍的「影子政府」

当年藏污纳垢 有钱人住在孤立建筑的房子里，房子四周筑起高墙，高墙上开了枪眼，设有炮门，跟戈登会堂的式样一样。军阀往往是英国、法国或日本的手下，受到它们的保护，一旦作战失利，或者属下军队反抗，他们就发现，到外国租界去避难很方便。我大约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爬上一个军阀花园的围墙上，看见下面有一个大笼子；笼子里面有一只给链子拴住的鹰。它的黄色眼睛，尚未失去凶光，我感到又怕又可怜。

到一九三一年，天津作为藏污纳垢之所，已经变得如此臭名远扬，以致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就在那一年，国联派了李顿勋爵率领的特别调查团到中国来。一九三五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的麻醉剂部分断言：“天津是海洛因制造的神经中枢，公开出售海洛因和可卡因的外国公司将近一百家。”

一九三一年，全世界注意的另一大事件是日本进侵东北。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军事前并不晓得，沿海外国租界的消灭，并非来自他们所始终害怕的人，即觉醒了的中国人，而是来自外国联盟本身内部。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进攻时，“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就消失得象它们出现时那么突然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我离开天津，那时候十八岁，我带着行李袋，走过天津东站的木桥，乘搭北行列车，取道西伯利亚前往英国。我打算四年以

布赖恩·鲍尔 访问中国观感 《重临出生地一天津忆昔》

后就回来，但是经过了将近四十年时间，我才重临天津，走过同一座桥。

在那当中，我们当时了无所知的是，英雄的长征队伍已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它的目的地延安。从那里开始，全中国都将得到解放，而曾经是不足轻重的农民都将得到正当的名誉。

如今面貌大变 前些时候，我和一批人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天津，我们预定在那里逗留两天。我拼命使自己相信，这是真正在发生的事情。从火车上外望，人们可以看到，在向来是荒芜的平原上，有着许许多多的新植树木和灌溉工程。农民不再任由水灾和旱灾摆布了。列车到达天津时，车站上人们讲话的声音听起来很熟悉，使人感到兴奋；在我听来，天津话比上海话讲得慢，更有音乐性。在火车上，我遇到一位天津人；他是工程技术人员，回去探亲。我很高兴，过去六个月我在英国学了中文；许多词语从我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中想起来了。这位天津朋友对我说，我依然有着天津口音。这使我乐开了。

火车到达天津时，已经夜幕低

垂。我们乘坐的汽车从许许多多脚踏车中穿过去，经过过去的“法国租界”驶进以前的维多利亚街，经过门面华丽的大银行，而在那里，在一片朦胧中看见了昔日的维多利亚公园和戈登会堂。后来，我在月光如水的街道上漫步，街道两旁种上了刺槐。我来到往日的万圣教堂前。我顺便进去看看，知道这是一家工厂，正在开夜班。有三位工人停止了操作，迎上前来。我说明我是一个天津人。人们都面绽微笑。一杯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端出来。他们告诉我，这里制作半导体管配件。

人民公园谈往 翌日清早六时三十分，昔日的维多利亚公园（现名人民公园）充满了人，有老有少，他们在打太极拳，有单独的，有集体的；有的人则在散步、聊天或坐在亭子里看书。紫藤属花正在盛开，此外我还闻出了白兰花的异国清香。那个英国纪念碑（上面的碑文是“纪念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我国的光荣阵亡将士”）已经移掉。在原来的地方树起了一个约三英尺高的红色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旁边是一位老人，于是我们谈起了天津来。有二、三十位男子、妇女和儿童聚集在我们周围，聚精会神地听着。老人记起过去“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园规则。我感到局促不安，问他对象我本人这样的外国人进入公园现在觉得怎样。他回答说：“欢迎。”我指向当年的戈登会堂，说我最后一次进入那座建筑物是在我因骑脚踏车不亮灯而被扣留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的交谈在大笑中结束。

我走遍了整个昔日的“英国租界”，凭本能转角拐弯，经过许多我熟悉的房子。乞丐、人力车夫和污秽已经消失了。住在殖民地时代的孤立建筑的大房子里，中国人是感到不自在的，他们宁愿建在院子周围的平房，这样一来，居民们可以在院子里一道作息。因此，他们拆掉高高的围墙，在庭围里种上香料植物和蔬菜。

故居前面伫立 当年我接受中国同学启发教育所在的那个运动场，现在成了一个周围有看台的体育场；我来到我的故居，站在对街望着。在曾经是我们的餐厅的窗前，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中国老妇人。我感到快乐，由于没有怀旧的余裕，我走开了。

乘火车到北京去的时间快到了。我再访人民公园告别。靠近紫藤属花的地方，一些黄色蔷薇已在吐艳，而到处的空气，为自由自在地疾飞的春燕所划破。（续完）

香港《商报》报道《远东经济评论》评述宋美龄的文章

《宋美龄主张美苏结伙 联合对付北京》

【本刊讯】香港《商报》三月二十三日报道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三月二十八日一期上的一篇“台湾通讯”，并冠以如下标题：《宋美龄忧美台断交》；《主张美苏结伙 联合对付北京；如此长篇谈论，在台引起争论》。摘要如下：

本港英文《远东经济评论》在三月二十八日一期中，发表台湾通讯，述评宋美龄最近的长篇谈话，说这篇谈话是为美台终于绝交，作好准备。宋美龄还在文中表示赞同美苏缓和，而反对美中缓和。通讯摘要如下：

宋美龄最近发表长篇谈话，按照此间解释，这是警告台湾要预料它同美国的关系出现最坏情况。这项谈话发表于这样一个时候，即印度支那正遭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而美台今后关系又呈不稳。

这篇冗长的谈话，分析了美国以及它同苏联、中国改善关系的尝试。其理论是，同苏联搞缓和，是冒险的，但同中国搞缓和则是危险的，在长期来说是徒劳的。

但是，宋美龄谈话中最使人吃惊的地方，是她如此广泛评论美国内政，尽管台湾对美国的依赖是那么大。

此间政治观察家认为，这项谈话是为了使台湾不仅为美台关系断绝作好准备，也为金边、西贡的垮台，作好准备。这篇谈话，似乎也是为了煽起美国保守派对台湾的支持。

宋美龄说：“以目前克里姆林宫领导的成熟和理性，达成和解即含有某种必要的善意现象。”但是，美国同中共和解，则完全对中共有利，据她说，“因为中共不能与苏联或美国相比拟。同中共和解，只能给中共以时间加紧迎头赶上”。宋美龄认为，美国同中共和解，正损害美苏关系。

【本刊讯】蒋党《中央日报》三月六日于发表宋美龄专文《“不要说它”——但是我们要说》一文的同时，还发表了一条消息，简介宋美龄专文的内容。消息全文如下：

蒋总统夫人昨天发表专文，以《“不要说它”——但是我们要说》为题，就去年重要

或次要事件，作一般性的评估和检讨。

蒋夫人在专文中，对美国一九七四年国内最后三个月期间发生的事件和政策之因果，加以检讨。诸如：美国于一九七四年后半年所标榜的重新致力于美俄和共匪“低荡”（这个词是法文的音译，缓和的意思——本刊注）的问题；使美国感到困扰的若干当前内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最近对外所遭遇的若干问题。蒋夫人指出：这些事件和政策，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均有其重要的影响，必将成为今后几年的注意焦点。对它们的因果加以检讨，可能使我们有更清晰的了解。

蒋夫人在专文中强调：由于中共的迂回诡计，伪善作风，及其对世界的邪恶野心，苏俄与中共间的对峙是无可避免的；美俄两个超级强国，尤其是苏俄在实质问题上都不会受中共之骗。美国与中共和解只是一项幻想或者希望把一种逡巡的知识分子的

蒋党《中央日报》简介宋美龄文章

试验，变为暂时现实的一种平衡游戏。

蒋夫人提出了若干显著而足以腐败美国道德和精神力量的事例，以便我们更深切了解和同情美国所面临的问题。蒋夫人在专文中对某些新闻报道认为我们中华民国人民“泄了气”的说法，表示惋惜。蒋夫人强调：为了大家的利益和为将来着想，我们既不会自满，也不容泄气。因为我们不是气体。

蒋夫人强调：长久以来，以及非中国人的一般看法，我们的同胞，不管受过教育或未受教育，不管识字和文盲，都有高度的固有领悟能力和本能的智慧，认识到与中共“低荡”也罢，“和解”也罢，并不能在战争的鬼门关抢救和平，只不过是一段暂时帮助中共延缓战争的过渡时期，最后定会走上绝路。蒋夫人说，我们大陆同胞断然相信，“和解”终会由“低荡”而进入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与苏俄、可能苏俄与其附属盟国、或盟国（包括美国在内）之间的惨烈冲突，而使中国人民遭受更大规模的悲惨屠杀，陷于种族绝灭的地步。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四月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可笑的总统蒋公遗嘱》，摘转如下：

蒋家店的老主人在台湾死了。遗嘱当然是少不了的。孙中山先生留下的《总理遗嘱》没有加上“孙公”，“总统”“遗嘱”却要加上“蒋公”，不免使人有薄孙厚蒋之感。蒋家店的人，还好意思再说你们是尊敬孙中山先生的么？

他们的《总统蒋公遗嘱》第一句就是：“自余束发以来”。“束发”云云，文很古，可惜人不古，他们的“总统”死年八十七岁，生于清末，那时候是剃头留辫的时代，虽有束发，束的却是辫子，和古代的束发于顶是两回事。

“自余束发以来”，下一句是“即追随总理革命”，既然如此，那就连束辫子也不可能了，革命党是要剪去“豚尾”，坚决和清朝统治者决裂的。因此不能使人无疑：“束发”或“革命”，必有其一是假。

遗嘱的第三句，就使人叹为观止了。这第三句是：“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自居”云云，使人感到原来无论“耶稣基督信徒”或“总理信徒”，都是自封的。这里既然是“耶稣基督信徒”或“总理信徒”并举，又不禁使人要问：到底是“耶稣基督信徒”？还是“总理信徒”？还是两种“信徒”兼而有之？还是两种“信徒”都是说说而已？

更有使人要问的是：“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为什么要把“耶稣基督”摆在“总理”之前？尽人皆知，蒋介石是为了和宋美龄结婚，才去信“基督”的，显然是信之于后。信于后而摆在前，岂不是把事情颠倒了？

还要问的是：把“基督”摆在“总理”之前，是不是认为“总理”固然信，“基督”更相信，信“基督”多于信“总理”呢？果然如此，以“国民党总裁”自居的人，岂不是本末倒置了？他是真的信三民主义，还是信基督教呢？

也还要再问一问：把外国的“耶稣基督”摆在你们尊为“国父”的中国人孙中山先生之前，有没有崇洋媚外的味道？

香港《新晚报》

《可笑的总统蒋公遗嘱》

当年藏污纳垢 有钱人住在孤立建筑的房子里，房子四周筑起高墙，高墙上开了枪眼，设有炮门，跟戈登会堂的式样一样。军阀往往是英国、法国或日本的手下，受到它们的保护，一旦作战失利，或者属下军队反抗，他们就发现，到外国租界去避难很方便。我大约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爬上一个军阀花园的围墙上，看见下面有一个大笼子；笼子里面有一只给链子拴住的鹰。它的黄色眼睛，尚未失去凶光，我感到又怕又可怜。

到一九三一年，天津作为藏污纳垢之所，已经变得如此臭名远扬，以致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就在那一年，国联派了李顿勋爵率领的特别调查团到中国来。一九三五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的麻醉剂部分断言：“天津是海洛因制造的神经中枢，公开出售海洛因和可卡因的外国公司将近一百家。”

一九三一年，全世界注意的另一大事件是日本进侵东北。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军事前并不晓得，沿海外国租界的消灭，并非来自他们所始终害怕的人，即觉醒了的中国人，而是来自外国联盟本身内部。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进攻时，“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就消失得象它们出现时那么突然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我离开天津，那时候十八岁，我带着行李袋，走过天津东站的木桥，乘搭北行列车，取道西伯利亚前往英国。我打算四年以

布赖恩·鲍尔《重临出生地一天津忆昔》

后就回来，但是经过了将近四十年时间，我才重临天津，走过同一座桥。

在那当中，我们当时了无所知的是，英雄的长征队伍已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它的目的地延安。从那里开始，全中国都将得到解放，而曾经是不足轻重的农民都将得到正当的名誉。

如今面貌大变 前些时候，我和一批人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天津，我们预定在那里逗留两天。我拼命使自己相信，这是真正在发生的事情。从火车上外望，人们可以看到，在向来是荒芜的平原上，有着许许多多的新植树木和灌溉工程。农民不再任由水灾和旱灾摆布了。列车到达天津时，车站上人们讲话的声音听起来很熟悉，使人感到兴奋；在我听来，天津话比上海话讲得慢，更有音乐性。在火车上，我遇到一位天津人；他是工程技术人员，回去探亲。我很高兴，过去六个月我在英国学了中文；许多词语从我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中想起来了。这位天津朋友对我说，我依然有着天津口音。这使我乐开了。

火车到达天津时，已经夜幕低

垂。我们乘坐的汽车从许许多多脚踏车中穿过去，经过过去的“法国租界”驶进以前的维多利亚街，经过门面华丽的大银行，而在那里，在一片朦胧中看见了昔日的维多利亚公园和戈登会堂。后来，我在月光如水的街道上漫步，街道两旁种上了刺槐。我来到往日的万圣教堂前。我顺便进去看看，知道这是一家工厂，正在开夜班。有三位工人停止了操作，迎上前来。我说明我是一个天津人。人们都面绽微笑。一杯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端出来。他们告诉我，这里制作半导体管配件。

人民公园谈往 翌日清早六时三十分，昔日的维多利亚公园（现名人民公园）充满了人，有老有少，他们在打太极拳，有单独的，有集体的；有的人则在散步、聊天或坐在亭子里看书。紫藤属花正在盛开，此外我还闻出了白兰花的异国清香。那个英国纪念碑（上面的碑文是“纪念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我国的光荣阵亡将士”）已经移掉。在原来的地方树起了一个约三英尺高的红色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旁边是一位老人，于是我们谈起了天津来。有二、三十位男子、妇女和儿童聚集在我们周围，聚精会神地听着。老人记起过去“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园规则。我感到局促不安，问他对象我本人这样的外国人进入公园现在觉得怎样。他回答说：“欢迎。”我指向当年的戈登会堂，说我最后一次进入那座建筑物是在我因骑脚踏车不亮灯而被扣留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的交谈在大笑中结束。

我走遍了整个昔日的“英国租界”，凭本能转角拐弯，经过许多我熟悉的房子。乞丐、人力车夫和污秽已经消失了。住在殖民地时代的孤立建筑的大房子里，中国人是感到不自在的，他们宁愿建在院子周围的平房，这样一来，居民们可以在院子里一道作息。因此，他们拆掉高高的围墙，在庭围里种上香料植物和蔬菜。

故居前面伫立 当年我接受中国同学启发教育所在的那个运动场，现在成了一个周围有看台的体育场；我来到我的故居，站在对街望着。在曾经是我们的餐厅的窗前，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中国老妇人。我感到快乐，由于没有怀旧的余裕，我走开了。

乘火车到北京去的时间快到了。我再访人民公园告别。靠近紫藤属花的地方，一些黄色蔷薇已在吐艳，而到处的空气，为自由自在地疾飞的春燕所划破。（续完）

香港《商报》报道《远东经济评论》评述宋美龄的文章

《宋美龄主张美苏结伙 联合对付北京》

【本刊讯】香港《商报》三月二十三日报道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三月二十八日一期上的一篇“台湾通讯”，并冠以如下标题：《宋美龄忧美台断交》；《主张美苏结伙 联合对付北京；如此长篇谈论，在台引起争论》。摘要如下：

本港英文《远东经济评论》在三月二十八日一期中，发表台湾通讯，述评宋美龄最近的长篇谈话，说这篇谈话是为美台终于绝交，作好准备。宋美龄还在文中表示赞同美苏缓和，而反对美中缓和。通讯摘要如下：

宋美龄最近发表长篇谈话，按照此间解释，这是警告台湾要预料它同美国的关系出现最坏情况。这项谈话发表于这样一个时候，即印度支那正遭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而美台今后关系又呈不稳。

这篇冗长的谈话，分析了美国以及它同苏联、中国改善关系的尝试。其理论是，同苏联搞缓和，是冒险的，但同中国搞缓和则是危险的，在长期来说是徒劳的。

但是，宋美龄谈话中最使人吃惊的地方，是她如此广泛评论美国内政，尽管台湾对美国的依赖是那么大。

此间政治观察家认为，这项谈话是为了使台湾不仅为美台关系断绝作好准备，也为金边、西贡的垮台，作好准备。这篇谈话，似乎也是为了煽起美国保守派对台湾的支持。

宋美龄说：“以目前克里姆林宫领导的成熟和理性，达成和解即含有某种必要的善意现象。”但是，美国同中共和解，则完全对中共有利，据她说，“因为中共不能与苏联或美国相比拟。同中共和解，只能给中共以时间加紧迎头赶上”。宋美龄认为，美国同中共和解，正损害美苏关系。

【本刊讯】蒋党《中央日报》三月六日于发表宋美龄专文《“不要说它”——但是我们要说》一文的同时，还发表了一条消息，简介宋美龄专文的内容。消息全文如下：

蒋总统夫人昨天发表专文，以《“不要说它”——但是我们要说》为题，就去年重要

或次要事件，作一般性的评估和检讨。

蒋夫人在专文中，对美国一九七四年国内最后三个月期间发生的事件和政策之因果，加以检讨。诸如：美国于一九七四年后半年所标榜的重新致力于美俄和共匪“低荡”（这个词是法文的音译，缓和的意思——本刊注）的问题；使美国感到困扰的若干当前内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最近对外所遭遇的若干问题。蒋夫人指出：这些事件和政策，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均有其重要的影响，必将成为今后几年的注意焦点。对它们的因果加以检讨，可能使我们有更清晰的了解。

蒋夫人在专文中强调：由于中共的迂回诡计，伪善作风，及其对世界的邪恶野心，苏俄与中共间的对峙是无可避免的；美俄两个超级强国，尤其是苏俄在实质问题上都不会受中共之骗。美国与中共和解只是一项幻想或者希望把一种逡巡的知识分子的

蒋党《中央日报》简介宋美龄文章

试验，变为暂时现实的一种平衡游戏。

蒋夫人提出了若干显著而足以腐败美国道德和精神力量的事例，以便我们更深切了解和同情美国所面临的问题。蒋夫人在专文中对某些新闻报道认为我们中华民国人民“泄了气”的说法，表示惋惜。蒋夫人强调：为了大家的利益和为将来着想，我们既不会自满，也不容泄气。因为我们不是气体。

蒋夫人强调：长久以来，以及非中国人的一般看法，我们的同胞，不管受过教育或未受教育，不管识字和文盲，都有高度的固有领悟能力和本能的智慧，认识到与中共“低荡”也罢，“和解”也罢，并不能在战争的鬼门关抢救和平，只不过是一段暂时帮助中共延缓战争的过渡时期，最后定会走上绝路。蒋夫人说，我们大陆同胞断然相信，“和解”终会由“低荡”而进入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与苏俄、可能苏俄与其附庸盟国、或盟国（包括美国在内）之间的惨烈冲突，而使中国人民遭受更大规模的悲惨屠杀，陷于种族绝灭的地步。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四月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可笑的总统蒋公遗嘱》，摘转如下：

蒋家店的老主人在台湾死了。遗嘱当然是少不了的。孙中山先生留下的《总理遗嘱》没有加上“孙公”，“总统”“遗嘱”却要加上“蒋公”，不免使人有薄孙厚蒋之感。蒋家店的人，还好意思再说你们是尊敬孙中山先生的么？

他们的《总统蒋公遗嘱》第一句就是：“自余束发以来”。“束发”云云，文很古，可惜人不古，他们的“总统”死年八十七岁，生于清末，那时候是剃头留辫的时代，虽有束发，束的却是辫子，和古代的束发于顶是两回事。

“自余束发以来”，下一句是“即追随总理革命”，既然如此，那就连束辫子也不可能了，革命党是要剪去“豚尾”，坚决和清朝统治者决裂的。因此不能使人无疑：“束发”或“革命”，必有其一是假。

遗嘱的第三句，就使人叹为观止了。这第三句是：“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自居”云云，使人感到原来无论“耶稣基督信徒”或“总理信徒”，都是自封的。这里既然是“耶稣基督信徒”或“总理信徒”并举，又不禁使人要问：到底是“耶稣基督信徒”？还是“总理信徒”？还是两种“信徒”兼而有之？还是两种“信徒”都是说说而已？

更有使人要问的是：“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为什么要把“耶稣基督”摆在“总理”之前？尽人皆知，蒋介石是为了和宋美龄结婚，才去信“基督”的，显然是信之于后。信于后而摆在前面，岂不是把事情颠倒了？

还要问的是：把“基督”摆在“总理”之前，是不是认为“总理”固然信，“基督”更加信，信“基督”多于信“总理”呢？果然如此，以“国民党总裁”自居的人，岂不是本末倒置了？他是真的信三民主义，还是信基督教呢？

也还要再问一问：把外国的“耶稣基督”摆在你们尊为“国父”的中国人孙中山先生之前，有没有崇洋媚外的味道？

香港《新晚报》

《可笑的总统蒋公遗嘱》